

走进王室

QUJINWANGSHI

主编：张明林

法国王室

所谓朝气主要表现在各王室成员开明的思想观念方面，比如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方面，王室及其成员一点也不比王室以外的人们差。毕竟现代王室与从前的王室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王室成员因所受教育、成长历程的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会表现得特立独行。

远方出版社



走进王室

张明林 主编

法国王室

ZOUJINWANGSHI

8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王室/张明林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5
(走进王室)

ISBN 978 - 7 - 80723 - 229 - 2

I. 法… II. 张… III. 皇室 - 史料 - 法国
IV. K835. 65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928 号

走进王室(法国王室)

主 编: 张明林

责任编辑: 张旭 张宇

装帧设计: 辉煌时代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 - 4919981 (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419 千字

印 张: 132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23 - 229 - 2

定 价: 620.00 元(12 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843 年凡尔登条约三分天下成立法兰西王国。987 年，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路易五世死，休·卡佩被拥立为王，法国从此开始了卡佩王朝的统治。法国王权的加强是从 12 世纪路易十六开始的，到腓力四世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议会君主制阶段。到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王权逐渐衰落，内讧迭起。

到 15 世纪末，法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开始由议会君主制过渡到专制君主制。法国专制制度始于路易十一统治时期，在其以后的三个继任者即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才最终确立。法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是路易十四，而在法国大革命对双双被推上断头台的是国王路易十六夫妇。

当然，法国历史上最叱咤风云的人物莫过于拿破仑。1804 年，在一个盛大无比的典礼中，拿破仑为自己加冕，成为法国的皇帝。他是一个军事天才，曾把整个欧洲——从英伦海峡到俄国边界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后来在俄国遭到一次惨败。1815 年，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又在滑铁卢战役里使他一败涂地。拿破仑最终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个英国小岛上，6 年之后与世长辞。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雾月政变	1
第二章	越过阿尔卑斯山	36
第三章	登基典礼	46
第四章	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	78
第五章	三皇会战	95
第六章	伊比利亚战争	113
第七章	对奥战争	119
第八章	远征莫斯科	125
第九章	莱比锡惨败	134

第一章 雾月政变

当拿破仑在远征埃及、跋涉在干涸的沙中的时候，巴黎依然是一派纸醉金迷。

约瑟芬在离开丈夫的监督下，无法控制地更加放荡风骚起来。她又重新回到了年轻英俊的夏尔的怀抱。他们两人日夜相随，想方设法寻欢作乐。庆祝会，舞会，剧院，晚宴，她是常客，同巴拉斯、乌弗拉尔及其情妇们混在一起。当她感到太疲惫的时候，便到马尔梅松清静几天。这座优美的乡村别墅，是通过伊扎贝，在康特勒的勒库尔特的地方，花了225000法郎刚买下来的，当然，她照例一个钱也没付。她少不了下令大兴土木，修葺一新。她让人把教皇赠送的吉德、科雷热、卡拉施等意大利名画家的名画，带到马尔梅松夫，用镶嵌画和贵重家具装饰那一间间沙龙，花园到处竖立起雕像。她在那里感到舒服极了，于是索性搬到那儿住下来。晚上，路上散步的行人经常可以看到波拿巴将军夫人穿着雪白的长裙，肩上披着开司米大围巾，头上蒙着绣花发网，从沐浴着月光的幽静小路上慢慢走过。她靠在一个年轻人的胳膊上（这些普通人想，可能是她的儿子吧），接受他的亲吻，然后又回吻他，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并同他一起消隐在小树林的阴暗里。

只有村民们才以为欧仁在马尔梅松。巴黎人可没有上当。女公民波拿巴的情场得意成了人们聊天取乐的话题，使那些嫉妒将军的人拍手称快。

约瑟芬哪来的这么大胆量？出于她的无意识。她向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不顾前途和后果。波拿巴跟她在一起，她身价倍增，有一种威严感，她打心眼里腻烦了。现在他走了，她松了一口气，可以放开手脚，可以肆无忌惮了。但这能维持多久呢？她也不知道。谁敢说波拿巴永远就不回来？他已经出征好几个月了，他的舰队被摧毁了，他的音信中断了，他的军队染上了瘟疫，死亡惨重。

当传来拿破仑在开罗被暗杀的消息时，约瑟芬同巴拉斯们一样高兴。巴拉斯和他的朋友是感谢上帝帮他们铲除了一个小野心家，约瑟

芬则是高兴再也没有一点约束了，可以尽情地跟男人们玩乐了。这消息传来时，约瑟芬正同巴拉斯他们参加一个舞会。当一位秘书来到了巴拉斯身边，交给了他一封急件。来宾即刻猜到是来自埃及的消息，于是停下了舞步，聚集到大厅中央，这位督政官说道：

“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波拿巴将军在开罗被人暗杀。”

马斯达写道：

“跳舞者的眼里都显露出深深的悲痛，约瑟芬依靠在伊包利特的肩膀上，落在了靠椅里，装出难受的样子。”

巴拉斯朝她转过了身：

“噢，请原谅，夫人！”

他又说道：

“朋友们，这个噩耗太令人悲痛了，我们的舞会不能继续。我们要分手了，我要单独同迪富尔医生呆在一起，他会照顾波拿巴夫人的……”

最后一位客人走出大门后，约瑟芬站了起来，满心欢喜，随后放声大笑，向巴拉斯问道：

“你能确信波拿巴被人暗杀了吗？”

巴拉斯亲切地答道：“我相信是这样的，我的信使要撒谎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于是，她拍了拍手：

“啊！我轻松了。啊，我的朋友，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就不再这样痛苦了。他是个只知道爱自己的男人，是个曾经来过世上最残酷的自私者。他从来只知道他的利益、他的愿望。……”

她不愿轻信所得到的幸福，于是又问道：

“他真的死了吗？”

“是的。”

这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

“啊！这个坏蛋！你想象不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他只想做坏事，想尽花招无休止地玩弄别人！……”

约瑟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设想。为了以后继续这样的生活排场，她像以往那样随机应变，求救于权宜之计。她通过巴拉斯，在军需供应的博丹公司为夏尔安置了一个合股职务。她还有其他的外块收益：拍卖国家财产的委托与交易；军火市场；逃亡者财产的注销等。她善于投

机取巧。变卖信贷，在这个岌岌可危的软弱低能的督政府身上，这债台已经很高了。

波拿巴一家已经同约瑟芬断绝了往来。约瑟夫不再给她付年金。他心想，这个女人玷污了波拿巴家族的名声，而且是在这个家族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时候。吕西安，现在作为 500 人院中的科西嘉议员，由于他能说会道，巧言善辩，已经成了科西嘉司法首脑。主持集会忘不了他。约瑟夫利用拿破仑交给他的基金，足可买下普莱西——夏芒这片土地，即昔日圣西蒙的采邑，并在巴黎的韦尔特大街买下一幢房子。吕西安现在车马成群，雇了仆人。谁也不敢相信，他两年前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大盲蛛”。

约瑟夫一点也不示弱。他也一样，首先，为自己置了一个公馆和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优美极了，即莫尔特丰泰娜别墅。他在罗马当过大使，又是科西嘉的议员，又是当时主要政论家、作家和学者的客人和朋友，如邦雅曼·贡斯当，斯塔埃尔太太，卡巴尼斯，罗德雷与督政们和部长们平起平坐的税收承包人，都与他过从甚密。他坚信，一个使他们焦虑不安的政府是需要人的，迟早会把他推上权力的舞台。

被她的丈夫一家抛弃了的约瑟芬，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冷眼，这些人不相信波拿巴会葬身沙漠，而且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延颈企踵盼望他回来。有一天晚上，在巴拉斯的家里，塔列朗就坐在她的身边，很勉强跟她说句话。他只管跟另一位邻座女公民塔里昂说个没完。有两、三次，他当着那么多来宾的面，在她面前摆大老爷的架子，用这种不失礼貌的轻蔑眼光盯住她。约瑟芬想装出心地坦然的样子。她同他谈话，谈到埃及，谈到波拿巴，谈到她最后收到波拿巴的那封信是 7 个月前写的。外长回答她连嘴唇都懒得动，而且立刻同巴拉斯和康巴塞雷斯谈论起政治问题去了。

这位大名鼎鼎的外交家，言谈举止历来讲究分寸，而且以消息可靠著称，来自这样一个人物的警告，启发了约瑟芬。她感到她对波拿巴的至爱亲朋是毫无指望了。于是她与督政府的首脑戈伊埃拉近乎，戈伊埃一贯好对女人献殷勤，后来与女仆人结了婚，约瑟芬的轻佻举动使他着了迷。戈伊埃建议，如果她不愿跟夏尔一刀两断的话，索性离婚与夏尔结婚算了。嫁给夏尔！约瑟芬犹豫起来，尽管她对英俊的小伙子恋恋不舍。夏尔比她小十岁。他是个玩世不恭之徒。他没有名气，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过去是德·博阿尔内夫人，现在是波拿巴将军夫人，难道要变成夏尔夫人！……约瑟芬虚荣心很强，她离不开上流社会的声

名。舍不得社会地位抬高的了的身价，她与达官贵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去询问夏尔。夏尔不拒绝结婚，但他对这事一点也不热心。他开几句玩笑就搪塞了过去。约瑟芬叹了口气，而后不禁笑了起来。夏尔一直使她喜欢，但他不会当一个丈夫。

在巴黎的另一位惦念拿破仑的人德茜蕾，在拿破仑远征走后，也与贝尔纳多特结婚了。

婚礼之后，在约瑟夫家举行了晚宴，莱蒂齐亚因病没有出席。朱丽在左右招呼客人。夫人们都衣着华丽，满袖幽香，纷纷称赞着德茜蕾的礼服漂亮、身材窈窕，男客人们则在一旁议论着拿破仑，这个巴黎人永恒的话题。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军队歼敌2万，我们只有50人伤亡，你为此而感到自豪吗？”约瑟夫问让。

让冷冷看着他：“自豪？我们的大炮炸死2万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埃及人，我能为此自豪？我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吕西安犹豫了一下说：“为了人权。”

“那是必要的。”约瑟夫说。“埃及是通往印度的要道，拿破仑要去印度消灭英国人。他已占领了开罗和亚历山大利亚，控制了埃及。”

“英国人不会为此担心，他们的战舰控制了红海，会一举击溃我们去印度的船只。那么你弟弟和他的精锐部队将困于荒漠孤立无援。”

在一旁的德茜蕾听到这里，没由来地打了一个冷战。

贝尔纳多特注意到了新婚妻子的不适表情，便适时地终止谈话，跟德茜蕾回家了。

在巴黎郊外的一间小屋里，德茜蕾偎在贝尔纳多特宽厚的怀里，沐浴着柔柔的月光，甜甜地睡着了。偶尔，皱一皱她的翘翘的秀美的鼻子。

贝尔纳多特却久久不能入睡。他搂着自己娇柔的小妻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知道德茜蕾现在很爱自己，但是拿破仑却依然在她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对拿破仑的安危她好像比约瑟芬还要关注。贝尔纳多特皱了皱眉，心里升起一股不舒服的味道。他不由得用力拥紧了德茜蕾，把唇深深地印在了德茜蕾的颈下……

两个人幸福甜蜜的日子没过多久，贝尔纳多特要出征了。当德茜蕾像每天一样，坐在花园里等贝尔纳多特回家时，贝尔纳多特跳下马来告诉她：

“英国摧毁我们舰队之时，就是唤醒我们另一个敌人之日。”他说，

“俄国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投入战争。意大利人也忘记了拿破仑曾自豪地给过他们人权，要同奥地利一起，把我们的军队赶出他们国家。”

德茜蕾听着，泪水溢满了眼眶。

“亲爱的，你是军人的妻子，你要勇敢。”

“我不想勇敢。”

“宝贝，我要率领一只军队渡过莱茵河，法国现在陷入了危机，人们都说如果拿破仑在就不会怕英国了，但平民们并不知道，正是波拿巴把精锐兵力都拉到了埃及，才使法国内部兵源不足的。”

德茜蕾说：“波拿巴说他只是要挫败英国人的锐气。”

“宝贝，别傻了，你没看出来么？波拿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权力狂！”

德茜蕾不由得联想起拿破仑说过的“要捡起泥淖里的王冠”的话，她相信丈夫没有说错。

第二天，德茜蕾满脸泪痕地送走了丈夫。

拿破仑在埃及度过的这十几个月，远比在意大利北部的战场更为艰难。外在的困难是东方沙漠的酷烈，内在的困难除了督政府对他的暗里不放心外，最主要的是精神上已没有了对约瑟芬狂热的爱的滋润，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施展威力所取得的种种成功和盎然兴趣，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伤心烦恼的时候。朱诺曾在一个晚上详细地向他和盘托出了约瑟芬的全部底细，他得知了她是个放浪的女人，跟巴拉斯等无数男人都在床上尽情欢愉过，而且贝尔蒂埃向他透露了约瑟芬在他动身离开巴黎时，就又同夏尔滚到了床上，并一起到意大利等地游玩。再就是他得知德茜蕾已嫁给了贝尔纳多特……这种消息，使拿破仑头痛欲裂，他在床上彻夜难眠，用头抵在硬硬的床头，从心底嘶叫着：“这个荡妇！我一定要把她撕成碎片，一定要同她离婚，一定！”

他曾在信中对约瑟夫写道：

我可能两个月后回到法国，我把我的利益托付予你。我有很多家庭烦恼，因为现在面纱已彻底揭开。天地之间只有你这位亲人可以帮助我。你替你准备好，回去后我要有个庄园，巴黎附近或勃艮第地区都行。我打算在那里度过寒冬，并闭门谢客。我对人性已经讨厌了！我现在需要独善其身，与世隔绝……

此时此刻，在他的记忆的脑波纹里是否看到德茜蕾的满面愁容呢？

啊，德茜雷是决不会背叛他的！……今天，她失去了爱情，只是出于理智，嫁给了贝尔纳多特将军，他当然不是波拿巴的忠实朋友。但波拿巴还是让约瑟夫转告他对昔日小女朋友的祝愿：“祝德茜蕾幸福，她应当得到幸福。”

尽管他苦不堪言，但他对其养子却仁至义尽，对他表现得和蔼可亲。欧仁致胜利街的信怀着对养父的崇敬，但也不掩饰对母亲的责备，写道：“他对我倍加友好。他似乎要用他自己的行动说话：母亲的过错不应由孩子来负责……”

这些信未能寄到法国。它们都落到英国巡航者手中，他们未能敬告约瑟芬迷途知返，未能使她悬崖勒马。

在这以前，波拿巴在爱情上一直是忠诚的，但现在，他也想消遣娱乐了。他的情欲一点也不是兽性大作，也不是胡作非为，而是一个年轻人的性欲要求。他手下的军官让他跟他们一样，去尝尝切尔克斯女人的滋味，这些女人是从马穆鲁克骑兵团的女眷中顺手俘获过来的。他让带一些来，但她们的模样和肥胖使他极其反感，一个个被他打发走了。

拿破仑感情上的痛苦在时时困扰着他。他不可能离开战场，马上去教训那个风骚女人，也不能再把已经嫁人的小欧仁妮叫回到自己的怀抱，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开始想要报复那个女人了。

思考过后，他意识到，夺回荣誉的最佳办法就是占有一个情妇，慷慨地炫耀她。他唤来了贝尔蒂埃：

“给我找这个国家最漂亮的女人，把她们给我带来。”

几天后，一个马穆鲁克骑兵向他推荐了6个亚洲女人，她们的雅致和美貌得到了夸赞，但是她们身材肥胖，即刻又让人给打发走了。

波拿巴心烦意乱。他焦躁地思忖着，他是否能欺骗约瑟芬，是否能让他军队知道他不再是个瞎丈夫了。

9月的一天，当他在副官的陪伴下，骑马去参加开罗附近举行的一场舞会时，他在路上与一队骑着驴子正高高兴兴返回城里的士兵擦肩而过，他们中间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风儿撩起了她的衣裙，露出了优美的两腿，她那清脆的笑声使得波拿巴转过了身，带着惊愕赞赏的神色盯视着她。

这天晚上，回到宫里以后，他向贝尔蒂埃问起他遇见的那个年轻女人的名字，总参谋长很快作了调查，向波拿巴禀告：

她叫波利娜·富莱。是女扮男装跟丈夫来到这里的，她只有20

岁,在穿越可怕的沙漠时,她表现出了男人般的勇气。在沙漠中,男人们摔倒了,成为骄阳和风沙的牺牲品,而她却一声不哼地走着。第22步兵团的士兵们都很爱慕她,但是更尊重她,因为她和丈夫生活得非常和睦……

这位迷人的波利娜迷住了将军,她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达布郎特斯公爵夫人写道:

波利娜出生在奥德省的卡尔卡索纳。她的父亲是个规矩人,她的母亲,我想是个佣人,或是厨师。她受过一些教育,后来当了工人。她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之一,是个非常纯洁的女孩。她行为正派,遵从道德。这是因为卡尔卡索纳的情况不同于巴黎……

我的好朋友德·沙勒夫妇非常喜爱小波利娜。一天,德·沙勒先生在家请人吃晚饭,甜食端上后,像往常一样,有人提议唱歌。波利娜待在屋里,德·沙勒让人去找她,尽管她反对,但还是让人给带到了桌边。她唱了歌,优雅轻松地朗诵了诗句。自那天起,她已拿定了主意。她对德·沙勒先生说:

“我也愿意成为女主人,富莱先生可给我一笔财产,而且我又不受约束,我答应了他。”

就这样,她嫁给了他。

没过多久,远征埃及的通告就到了卡尔卡索纳。曾经服役的富莱愿意响应向所有的退役军人发出的召唤,依然要拿起武器。富莱去了土伦。但是由于他很爱他的妻子,他要把她带在身边,不论打向哪里;而这位少女喜欢冒险,就想离开安乐窝,飞入远方,去锻炼她那年轻的羽毛。于是,她女扮男装,他们来到了埃及,拿破仑却没有发现。

这位丰满的金发女郎将要让波拿巴在远征东方的军队里夺回他的声誉……

在与波利娜共乐之前,波拿巴一定要感受一下奇遇的滋味。

一天早晨,韦尔迪将军夫人来宫里找他。非常激动地说道:

“将军,韦尔迪告诉我您在寻找一个既可爱又成熟的年轻女人,好消磨您的空闲时间。他还说您看到那些给您找到的散发刺鼻香味的肥胖女人后,感到非常失望。按照您的愿望,我去了好几家闺房,发现了一个可爱的16岁的处女,人们脱下了她的衣服,她的身体非常柔嫩,乳房结实、匀称,大腿很有弹性,两腿修长,汗毛如丝一般……”

在波拿巴炯炯的目光里，刹那间失去了往日的镇定。韦尔迪夫人为她的描述所产生的效果感到高兴，继续说道：

“这个美人叫泽娜，是个酋长的女儿，她父亲愿意在一个晚上托付给我。如果您喜欢她的话，您可以留用，甚至可以占有……”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她？”

“今天下午她一定来我家吃点心。”

“我会去的！”

下午4点钟时，年轻的将军穿着一件蓝色粗呢军服，来到了韦尔迪将军夫人家里。泽娜同她母亲已经到了，正吃着桉树果酱糕点。波拿巴即刻就被吸引住了，于是向姑娘恭维了一番，向母亲祝贺了一番，喝完一杯咖啡之后，就告辞了。

来到门口，他对韦尔迪夫人说：

“今晚就让人把她带来！”

将军夫人为她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回到了客厅，向两位埃及人转告了波拿巴的邀请，她们俩高兴得放声大笑……

“应当看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女主人说道：“因为波拿巴将军是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

泽娜和母亲双膝跪下，亲吻了地毯，感谢了真主后，就返回了家。两小时后，她们依然在感谢真主，这时，一个法国士兵替波拿巴给泽娜送去了一个装满珍贵礼品的箱子，里面有手镯，项链和精美的披巾……

这天晚上，波拿巴不耐烦地等待着小阿拉伯人，她的美貌和她身上东方式的雅致已迷住了他。这时，韦尔迪夫人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不祥的念头。为使泽娜更加具有魅力，她把泽娜弄成了小巴黎人。马尔赛·杜蓬写道：

“在一些法国女人的帮助下，韦尔迪夫人改变了泽娜的发型，给她打了发髻，让她穿上了一件督政府时期的长裙，用金黄色的长袜遮住了两条褐色的长腿，又用一双缎子做成的鞋裹住了她的两只漂亮的脚。她走起路来耸肩缩颈，非常难受，不幸的泽娜已失去了她全部的魅力。”

10点钟时，小姑娘被带进了宫里，波拿巴身穿睡衣，正准备度过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看见走进来的泽娜，他震住了：

“这是谁？”

一个副官向他解释说，韦尔迪将军夫人认为小泽娜带有欧洲人的特点好些。波拿巴惊呆了，他那追求异国情调的内在激情霎时间低弱了好多……

这个姑娘急想着品尝失去童贞的快乐，看见失望的波拿巴，便抽噎起来。面对伤心的孩子，将军的怜悯心油然而起。

“得啦，别哭了，把衣服脱掉！”

他慈爱地帮助她脱开了衣裙的扣子，脱掉了袜子，松开了发髻。当她一丝不挂时，他发现她的身体实在太美，便即……

这次，小姑娘擦干了眼泪，胆怯地笑了，怀着天真的快乐，享受着无尽的柔情。

“谢谢，将军。”

波拿巴高兴极了。随后便进入了发狂的境地，而泽娜现出醉心的神色，结束了她的处女生涯。拂晓时分，波拿巴让人带上比先前更为奢华的礼物把小泽娜送回到她父亲身旁。然而，这次艳事就此结束了。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没有忘记波利娜·富莱。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们又见面了。

6点时分，波拿巴带着朱诺，来到了开罗最大最美的花园，他一边游览，一边称颂着优雅的景致。但他突然停止了脚步，脸色苍白，注视着从一个秋千上发出阵阵笑声的年轻女人。

这女人就是波利娜·富莱。

他离开了米诺，朝她奔去，躬身赞美她一番，得到了一军统帅的注意，她既高兴，又很惊慌，便嘀咕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他又一次躬身来吻她的手：“我希望能很快再见到你，在一个僻静的地方。”说完，他就离开了她。

天真的波利娜·富莱一想到这次相遇会有利于丈夫的前程，心里充满了欢喜……

第三天早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波拿巴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他派人叫来了朱诺，对他说道：

“你记得那个富莱夫人，我需要见到她。”

他又继续说道：

“今天早晨，她丈夫随特遣队去了三角洲，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找她。”

随后，他没想着让那些马穆鲁克骑兵去海军部门服务的计划，又说到：

“你巧妙地让她知道我喜欢她，要争取让她同意来和我一起吃饭。”

朱诺有许多优点，但缺少策略。他去了波利娜家，问候一番之后，

就以向士兵发布声明的口气说：

“富莱夫人！我受波拿巴将军之命来您这里，他喜欢您，希望您成为他的情妇！……”

这位少妇震住了。她目光严峻，看着朱诺，一言未发。如此的拙笨伤害了她。两天来，她已准备献身于波拿巴；然而面对这野蛮、粗俗的要求，她还无法答应。

“上校，请您转告将军，我爱我的丈夫，我永远不会欺骗他！”

朱诺非常气恼，寻求着解决问题的办法，总认为奚落了富莱会有好的效果，于是就以一种嘲讽的语气，将他同波拿巴作了对比。这一下，使得波利娜指着门让他出去……

副官沮丧地回到了宫里，向波拿巴叙述了同她的对话。

波拿巴意识到他选错了使者。

当晚，他又派他的第二副官杜鲁克去见波利娜。杜鲁克风流、能干、善于交际。在波利娜面前，他先是为朱诺早晨对她的那种让人无法容忍的冒失行为遗憾，随后，就看着这位渐渐平静的少妇，谈了很长时间关于波拿巴对她的那番爱慕之情，并表明了他急于见到她……

最后在告辞时，他把一个小盒子放在了圆桌上：

“将军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作为那天晚上在公园相见的纪念。”

杜鲁克一走，她就打开了盒子，看见了一个镶满宝石和钻石的精美的埃及手镯。

这个缝衣女工从没有见过这样美的首饰，她兴奋，想到同这位慷慨的将军一起生活一定会非常愉快……

保尔·迪律伊在回忆录中写道：

“正如一位传记家所说，为了报答这一珍宝，她已在心里悄悄地将她的‘珍宝’献给了波拿巴……”

从此，杜鲁克每天早晨都给波利娜带来一封将军的信和一份礼物。

这位少妇兴奋地读着这个科西嘉人夜间写的充满爱的言语。随后又把新的首饰藏在一个盒子里，放在了富莱不知道的地方。

半个月后，波利娜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一心想用大自然赋予她的方法去感谢她的爱慕者，这一愿望终于在她身上激起了一种局部的渴望，而要满足这一渴望，就是去波拿巴他居住的宫殿，她的夜晚即刻在一个个充满淫欲的梦境中失去了平衡，早晨醒来时，她也为此感到惊愕。保尔·迪律伊写道：“正是那种肆意放纵的想象使她产生了一个个腾云驾雾的梦幻。波利娜实际上非常纯洁，为了平息日益冲动的肉欲，

她只想着合法的结合。内心的愿望使她看见了一个个光辉的前景。”

强烈的欲望使她变得有些神经质了，她认为将军似乎并不急于见到她。正当她失望之际，她收到了迪律伊将军的一张明信片，邀请她一人共进晚餐，这使富莱中尉非常惊讶。

“我是一个军官，没能同妻子一起受到邀请，实在令人吃惊。”他说道。

波利娜得意地对他说她不能拒绝一个将军的邀请，这几乎是军令，于是就去了迪律伊家，她的心怦怦直跳。

她的激动和她丈夫的担忧都在情理之中。达布朗特斯公爵夫人写道：

“富莱夫人受到热情的接待。当时只有几个人在吃晚饭，一切都很平静，没有任何迹象让人预见该发生的事情。然而当佣人端上咖啡时，两扇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波拿巴出现在面前。迪律伊忙请波拿巴原谅他们还在吃饭并请他也喝一杯咖啡。拿破仑同意了。”

这种场面自然是波拿巴亲自安排的，他坐在了波利娜的身边，向她问候了一番之后，就端起了咖啡杯——像不留神似的——将咖啡倒在了少妇的裙子上。

在场的人一阵惊呼，波拿巴装作惭愧的样子，一个劲地要弥补他的过错：

“非常抱歉，哪里有水？”

“在我的卧室里。”迪律伊将军说道。

“走吧，我不希望我的过错使这顿晚餐给您留下不愉快的回忆……”

波利娜跟波拿巴去了卧室。

他们两小时之后才回来！

回来时咖啡的痕迹依然在裙子上，而这两个情人的脸上露出了既疲惫又得意的神情。

回到宫殿后，波拿巴意识到富莱中尉将会非常碍事。他决心要使波利娜成为宠儿，在众人面前显示一番，便决心让讨厌的富莱远远离去。

第二天，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召来了中尉：“我亲爱的富莱，您比我们更愉快，您就要见到法国了！”

“我！”

“是的！统帅对您很好，派您去欧洲，给督政府送去急件。这是

命令。”

这位上当的丈夫目瞪口呆，读起了军令：

命令第22轻骑兵团富莱中尉公民，乘第一班驿车前往亚历山大城，由那儿登上海军指挥官所准备的一条双桅横帆船，届时在船上他将会交出所附上的统帅命令。

富莱中尉将是去送急件的特使，他只能在海上打开，在急件中他将会看见给予他的命令。我给3千法郎作为完成任务的费用。

受统帅之命。

司令部

贝尔蒂埃

霜月28日于开罗

“您一小时后就离开开罗，车子和护卫队都已准备好了。”

“我要让妻子快些准备我们的行李。”

贝尔蒂埃惊跳了起来：

“您的妻子？您不要想到她！让她介入这样的军务将会是件丢脸的事！您也会为英国的战舰感到吃惊的，想想可怜的夫人将会遇到的危险，有落入英国陛下的军官手里的危险，这些您不是不知道。几个月来，他们控制了海域，也渴望着发泄内欲！理智些吧，抛开这个念头。在这里，我们会照顾好富莱夫人的！”

然而在他默默无闻、前途暗淡之际，却得到了宠幸，富莱为此十分吃惊，于是就去整理他的行装了。

他向妻子洋洋自得地解释说统帅终于知道了他的价值。然而达布朗特斯公爵夫人却写道：“波利娜知道波拿巴的用意，她哭着向他道别，而另一个人却满脸笑意……”

由于时间所迫，富莱寻思着以什么样的欢乐形式为他自己送行。他想出了主意：要同妻子享乐一番。他叫来了波利娜，得到了默许后，便把她带到了一张床上，旋即，开始了一场美妙的游戏……

仅仅一个小时里，他们俩疯狂地享受了好几次“爱的颤抖”。一位传记家以一种可笑的抒情手法描写道：“波利娜的两腿在空中抖动，好像在告别过去的。”

富莱终于“离开了他的极乐世界，下了床”，却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波利娜共享欢乐……